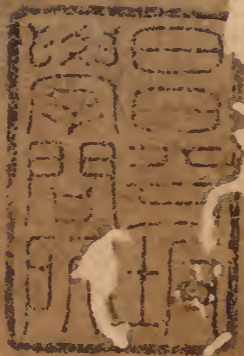


李退溪集

十



|      |       |    |     |   |   |   |
|------|-------|----|-----|---|---|---|
| 漢書門類 | 一〇七二四 | 函號 | 一七二 | 架 | 二 | 冊 |
|------|-------|----|-----|---|---|---|

|    |       |    |   |   |   |
|----|-------|----|---|---|---|
| 漢書 | 一〇七二四 | 冊號 | 二 | 架 | 二 |
|----|-------|----|---|---|---|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0724 |
| 冊數   | 28 (11) |
| 函號   | 318 172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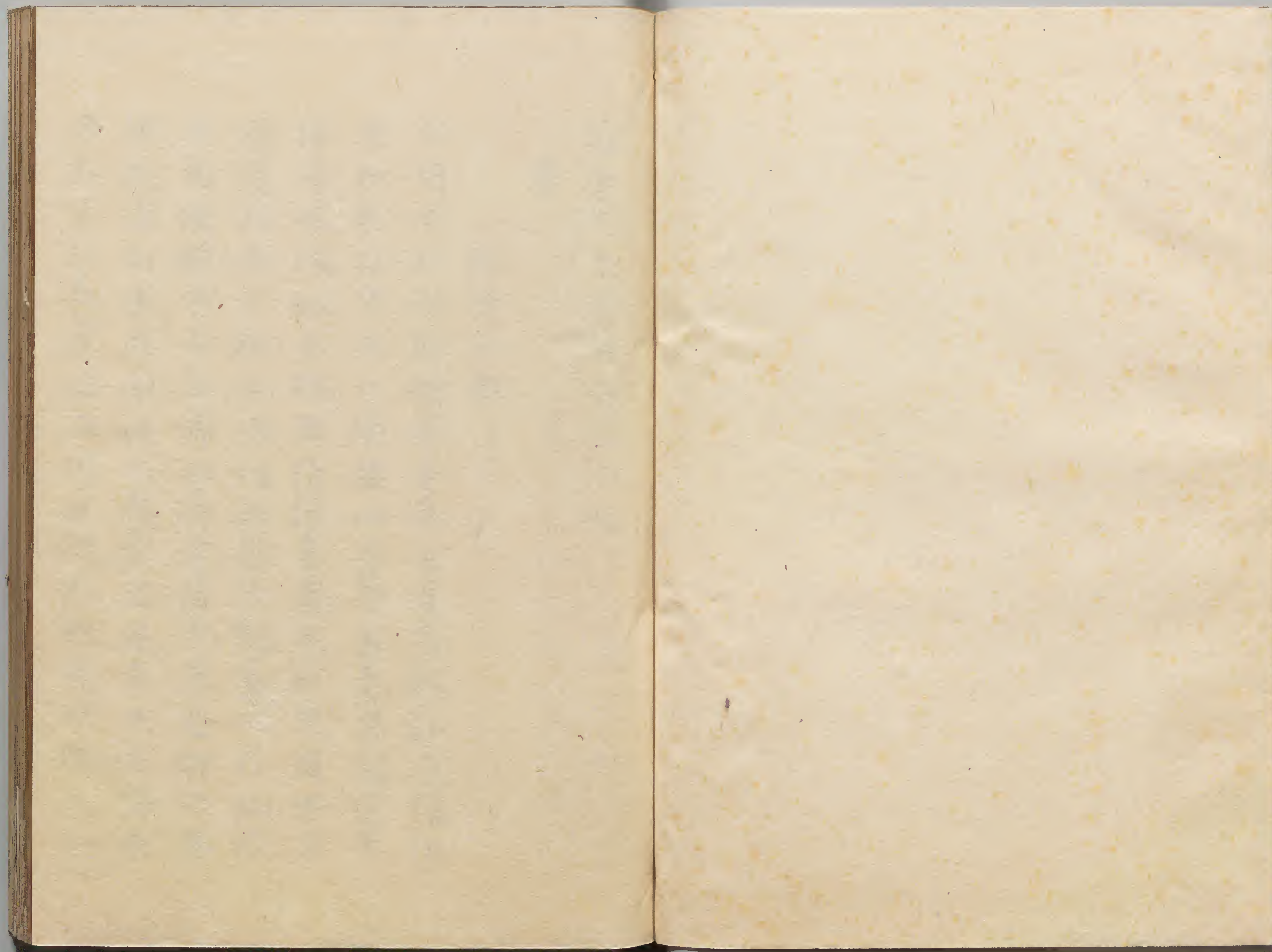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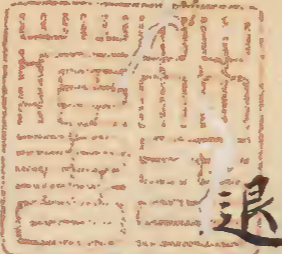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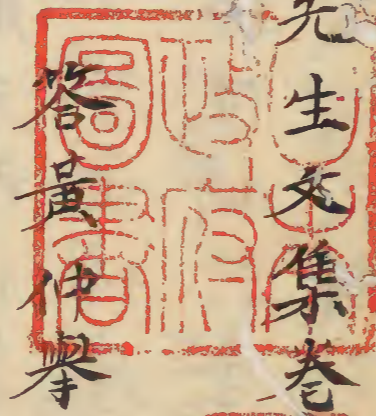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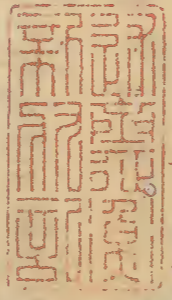


退溪書

先生文集卷



漢軒文庫



答黃仲舉

壬子

山間不知燈節繁華事晨坐溪窩教杯澆腸後  
 索枕欹臥宵然一場遊仙之夢未竟忽聞楚音  
 接得瑰絨絨中雖無詩語意灑然如無韻詩因  
 審履茲泰亨神佑清福瞻想欣艷蓋不知幽居  
 之為獨離索之鈍滯也荷幸荷幸來喻頗以應  
 接撓溷為恨此固仕州縣者之通患然如公長  
 途不可有厭事之心但日間點檢使本原之地



卓然有主則民社之事孰非吾學乎正不當如  
老病之人厭事求閒不得已終逃來也呵呵都  
目改軍職有賤名或云非他人即澁也親舊多  
敦責不可不往近謁大相閣下亦諭云云而澁  
羸頓益甚心疾尤重其為狼狽已不可言矣柰  
何柰何然於私計恐決不能也承念間來音企  
渴何勝未間惟冀為時加珍重萬萬不宣

答黃仲舉

北時恐便闕於奉問忽此投簡承眼疾差復喜  
寫何任澁衰病不待言但既以病人見信於時

所當即去而從來無許退之例受由之禁又作  
阻梗久此鬱々無可如何近因友人遊賞回者  
益聞關東山水之勝欲乞補嶺東一邑以去寤  
寐此情而時無便闕未知能遂與否耳兩種惡  
徵至使國羅三空之厄撫摩之責如救懷襄  
未免神慮之勞如何如何鬱攸災酷又丁此際  
上下憂惶罔知攸濟天之何為屢變靡悔之極  
耶清泉綠竹想多遣興新作何靳錄示拙吟數  
句聊博一笑不宣

答黃仲舉 甲寅



每於往來人流聞南不事民不為人官不成儀  
念故人在其中何以堪遺忽奉手翰副以佳篇  
祭然奪目吟誦以還百以知憂軫之中所樂不  
撓深以欣快即日歲換神相愷悌清休滋茂矣  
病人所望關東僻邑今無佳闕失所圖矣春間  
當不免仍作悠悠人矣來喻耕釣寡過之言何  
其有味而能使人起感耶雖然在左右嘉我鮮  
我之時固難如願如迂拙老病者已辨此事乃  
其分內何故妄作一行纏繞至此可謂迷方之  
甚者言之無益置之不復道

李復古物故報至矣周武陵病難支吾云可憫  
可憫尚冀春和以後少蘇如何耳

答黃仲舉

節近棟風思君思竹未嘗暫輟得詩得書欣慰  
何待齒牙之餘仍審摩撫之勤未妨雅韻之勝  
適也如先拙以病相伴隨時隨節今又以濕熱  
在告矣前詠筭詩果為太早計想此日正亂抽  
也雲瀑攬秀之遊頃因仁遠書略聞而茲復承  
喻副以妙韻圭復之餘恍若共對香爐酌沆霞  
也笑瀑二興粗發鄙句別紙笑覽為幸朱書果



留心知好之為難耳固未可斯近效處生厭也  
人之所見不啻其面之不同景遊所懷全未可  
知於桑榆也然以燕伐燕方自愧不暇尚復多  
談耶但今南北巨患不朝即夕而環顧在我無  
一可恃則山林之樂亦豈必可保也耶以是私  
憂竊歎奈何奈何況有民社環百里之守如何  
如何相公近上謝箋併乞辭職而又未蒙 允  
恩光至矣其如不遂素懷何

答黃仲舉 乙卯

臘望惠札正旬開讀舊戀新慶不任慰賀慰賀

去冬京師大雪凝洎真所謂五十年中所無病  
骨冰埃極難溫存深警牢閑苦待春妍今茲泰  
陽已啓尚爾堅慘人日又大雪繼以烈寒何望  
昭蘇之期關嶺南過臘無白不知近雪能普被  
未乎饑迫之狀遠想心痛況為父母親撫摩何  
忍何忍監司敬差皆得人有足賴者然刮龜無  
得徒爪樹膚恐未免急急鮮之戒耳自武陵逝  
去耳中不聞奇論令人忽忽適又當此連歉兩  
老窮喪州縣事力皆所不及深可哀痛天之施  
報真可謂舛矣奈何奈何輓詩詞未趁情深不



稱慙示諭云云益以愧汗仁遠復官似幸但去  
芳隣而遠宦遐方豈白髮翁所樂耶已來謝  
恩下湖南矣滉既難待受由不得已解職而歸  
勢未可隱然而去故去冬先遣賤累身俟冰泮  
之候舟抵丹山計已決其間不無是非之騰然  
當路相知者有深以此去為當云益自不疑但  
頃間時相誤有推薦之 啓辭甚過越非惟滉  
自駭懼聞者必多笑怒他日之患未必不由於  
此不知容措賴 天鑑洞照處之平平以是怡  
然私極幸祝耳因此一事又不無礙行之嫌然  
計定不以小故有所撓改也辱賡兩絕珍佩罔  
喻不可虛辱粗寓血悰錄在別幅惟祈笑覽不  
宣

答黃仲舉

歸計未遂可恨然事勢之難適然相值何可強  
委去耶況官滿只隔一歲第忍之以幸縣民豈  
非去就之得宜乎滉腹中似有痞積頓衰眼昏  
不能自力於文字間欲出而寫憂則山顰水咽  
只增愁結秋盡冬來楓彫菊歇未嘗一開口於  
其傍不過西州明始知古人之心矣詩筒久滯



於竹閣歲晏幽抱幸或有時而憊遣洗此悵悵  
朱書有友人欲為之寫出其自五十卷以上者  
先取送為望惟照所冀益加珍畜不宜

答黃仲舉

頃在山獲接還簡兼至前三日書諷詩省書宛  
若承款方欲奉報不意病骨為山雲所礙暴發  
氣證雖幸得差慮或再發則涇險山路出山亦  
難不得已下還溪舍今兩日矣自念散人惟山  
社是為樂地茲又不得恣意棲臥病之撓人一  
至於此獨坐喟然而已忽復再在詩札慰此岑

寂荷意珍重不知裁謝永川家禮心所欲見即  
蒙寄惠深以愧佩朱書覽後還鷓未晚也欲去  
未遂此今仕路之通患在左右又系於親養何  
能頓釋固當盡吾力所及無愧於心可矣松岡  
南冥事窮閭實未聞知皆可駭歎柰何柰何所  
恨未得其詳耳清涼峭拔清峻今往大雪屢作  
竒變千狀第病耽恬養專廢吟哦意欲久翫飽  
賞而後稍稍發之造物作魔一病遽出况失遊  
仙之夢亦無以持贈於左右是為恨恨數句掇  
入詩筒不足以塵雅鑑一笑為幸早晚一到道



谷可謀面亦未間益珍在尚

答黃仲舉 丁巳

使至辱書伏審 天獎血忱大獲 恩恤自此  
非但起廢可成樂土其為一郡永世之賴為如  
何哉為公為民兩深慰賀龜潭主人想必負耜  
急投雖老病如滉者亦將躍躍然願耕其野矣  
此間興緒正如來喻所幸兩川諸君近皆釋服  
庶有從遊之樂耳京奇可駭但未知西原為何  
人金當指重遠否窮山不問外事如此可笑山  
郡不專為道院正緣催科一事今已免此公與

闔境但勤服黃精何患不仙如僕雖不服黃精  
俟君上昇但急捉君袂與之同昇想不見卻也  
呵呵

答黃仲舉

俾至奉承詩札兼餉山笈俱以感戴正覺清氣  
逼人緣被挑興為泚塵穎寫呈別紙希發一  
笑朴書荷留意此人似微有兩徇之意是渠病  
處然亦自難得耳其所歸是湖南舊寓否後須  
示及印書不為則已為則須得精字如所示可  
也但要辦此一事已不入時宜可知崔君亦不



是占便宜底人呵呵餘惟凝清齋閣味道增謚  
不宣

有小伸布 朝廷別擇人除貢賦舉振古所  
無之典欲蘇弊邑愚意左右所以奉行之者  
當如何竊揆所聞高公過客遊人學子恐未  
免有煩費之理不知何以處之雖云妙斷無  
傷有所過慮不敢不預獻愚耳

答黃仲舉

節次接得前月念六書今月初吉書兼示盛什  
聯珠疊璧滿把溢目所以慰沃渴心者深矣曾

歷湖西西憂錦江而不及於扶蘇東登駕鶴而  
冷泉俗離亦未探勝今覩摹寫之工令人遠興  
慨想不知公何修而到處作勝遊也又況攜放  
成而訪隱成所得當更不淺耶放成心事誠不  
可曉隱成昔於試場中望見其標迴脫凡俗之  
表如今久處林下必養得尤超異恨不得造見  
之也催祖聲嗟勢固不得以盡無亦恐不可使  
秋霜勝春澤耳印來字樣果未精工今做一大  
段稀有事勞費不貲而字本未善如此豈不可  
惜所謂乙亥字者若餘來如期則如示甚善但



天使春來則此輩等一率不能聞放寧待皆  
如其計耶恐終歸於虛用就中朴重甫素有活  
字頗精密若未得於彼則未可以求於此耶來  
詩欲就和一二會因客到病思亦墮未遂為愧  
有詠懷一律謾寫別幅笑覽何如餘惟善衛高  
寒益茂清福不宣

答黃仲舉

碧梧之還得奉惠答諭意諄悉且警且慰龍巖  
纂書未免有病痛正如盛諭程朱論學固以居  
敬窮理為第一義龍巖就許多名言中拈出此

四字為入道之門亦不易但其裛輯不廣格言  
多滿就其所收亦多刊落要語或有闕誤想其  
於學本不曾緊密用工總見得聖賢之言可喜  
處便以為吾已知之無復精思力踐深造自得  
之寶故自處處高而不自知其用心苟簡至於  
如此來論因彼做未到自懼其未易做真警切  
之言也然吾輩能因是自勉則可或反萌自怠  
之心則其病根尤難拔云更可懼耳餘三編不  
復一一跋語龍巖云文之所作其師即朴松堂  
也龍巖本要題跋然說意既覺有未安處固當



相曉令其修改後看如何但病眸昏翳不能究  
覽公須細較貼標見還是亦朋友之義也大抵  
書雖未盡善終是今世所罕甚可尚也希正無  
所歸欲來耕雲勢所不免如公所處似亦為宜  
但不知其能有忠僕不待主來而墾荒力穡令  
主有所資耶又或彼慮其難而不來則公終有  
徇時負友之愧於此極須審處觀古人立脚不  
轉正存此等處皆其力量所勝如何非他人所  
能與也而盛不能不為外累所牽而不來耶然  
則丹丘竟無卧雲人耶未涯款會臨風依然

答黃仲舉

戊午

平來奉簡承遠駕初旋氣韻冲適三春悵戀頓  
爾閑豁深幸深幸溪莊春事抵晚多睽不風飢  
寒巖臺硯阿占景雖新並未成形其於養疾逐  
興未甚穩快今過百五山花始拆東君伎倆自  
此可逞想不至失此樂事但頻見碧梧謂當花  
時息蓋必來游族冲冲今得云喻知心期莫遂  
悵悵不可為喻書中所謂北虞指何事耶南方  
將肆海氛之惡此憂不歡不知國家將何以  
辦得叅室之嘆窮巷尚不堪况有民社者耶宜



字不得越句而來而止也成健叔清隱之教令人起敬可惜時人不甚知其高身然知不知何關於隱者事惟公屢過其門所得想多也其所論曹捷仲之為人亦正中其實矣其於義理未透此等人多是老莊為崇用工於吾學例不深遠何惟其未透耶妄當取所長耳朴龍巖編書前書所論皆然但混不敢加手於其間而有所云取非徒識不及亦苦衰憊無餘力故爾至於擊蒙衛生等編貼寫所疑又歷論其病處疑處為一書寄還其人欲其自加修改庶得盡善無

慊而可傳云云但整觀古今如此等人率多自信太過不肯聽用人言未知此老於愚言終如何也朱書極荷留景此書已經五六次校過每校每得有誤然今可謂畢校若印工定來猶當依戒送上今姑未也理學編謹已承領令獻等三書間各渴見族來惠寄以破昏瞽幸幸而盛書見示如見其人慰荷慰荷但恐亦為俗冗所縛終不復作龜潭主耳然朴希正若來仙境殊不落莫足慰人意前書滯傳之意具悉烏有先生今作有天人先生頌然肯顧於梅塢寂寥之



中間伴娛趣殊不淡皆是敷遣之力感感餘惟  
進德珍茂不宜

答黃仲舉

河洲傳書承諭誨諄切感荷至意晦菴書既不  
免節取之僭又問有註解此尤妄作之罪本欲  
求教於瑕類今何溢為贊許而欠於政礎耶引  
釋之缺誠如所喻甚多疎漏但窮山無史籍又  
精力短少不能大段用心深覺未滿人意中間  
有數處謬誤賴鄭子中指出得改為幸不可勝  
言茲亦有望於明眼更加訂駁苟有缺誤得以

隨乎添補修正勿視此為定本而憚改也古人  
於書雖既印猶不佳修改況未印乎知四同人  
過逢之樂甚羨想也時甫吾與之分深洪亦曾  
因其兄知其為佳士但不得款密耳每欲因時  
甫相問未知其字為何示及為幸見叔有所師  
固應異於恒人也可尚可尚希正見排清議未  
知為何事耶若果有之諸公之歸責正所甘也  
然憎陋彼時得見延平書正賴此數人之力因  
其人與其書有所感發策厲者不少只為此入  
得時方盛不與之憤憤往來其於跋文則記其



實不得不稱道耳況彼時斯人主清議而無顯  
過耶和受龜菴若成早晚約時甫一作仙遊未  
知能及叱石翁在洞天時耶

別紙

此書大要專主於學問故雖闕言大論辯如懸  
河非尚其文也微詞奧義寂寥短章非隱其教  
也蓋其句句節節莫非師友授受淵源宗旨亦  
莫非相與切磋琢磨責勵警勉之言故其作人  
為學之功非他書比也惟學者先須收斂身心  
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於此鑽研咀嚼久久

不輟方始真知其味之可悅而得其力也不然  
既非舉子決科之利又無學士斷憲之需且今  
人為學不困於訓詁誦說則必眩於文詞繪繡  
其能俯首抑心於此滌腸胃之葷血味衆人之  
所不味者寧有幾人然則雖使印出其如人不  
昔讀何雖然揚子雲猶知俟後世之子雲凡君  
子述古垂世但務明吾道以俟知者知昔者肯  
耳不當徇世俗之好惡而為取舍也若逐時好  
求人悅以幸其事之行世不幾於侮聖言而辱  
吾道乎



答黃仲舉

近久未聞問馳想日增甚覺停雲之詠有無窮  
意味忽辱珍翰所以紆紆起懶者至矣仍審靈  
熱起處爽適又深欣濯前月中家有冗患旋已  
無事但身憊倍尤小小看書亦漸當全廢不是  
少撓而積療害稼田里嗷嗷令人意思殊不佳  
也四子議論氣槩如此雖間有過中墮虛之病  
要不是俗流鄉原之比真可賞也其間得失似  
不能無之徐更商量鄭子中想已還家時未通  
問凡事未知何如然字之得否政所不及蓋印

出非急故也所喻朱書註解之意甚當混本抄  
此書意不及於印行故其所註解亦初不謂為  
註解只有考右得隨手劄錄以備忘耳固未周  
悉不足以示人但其誤字疑字處恐不可無註  
且出處時事卷內先生去就先後則皆依羊譜  
而註入似無差誤又恐非此不知其書中意指  
曲折去之無乃欠乎大抵此等事須反復參詳  
庶免罪過雖和受得字而來切勿遽下手更以  
盛意量其去取之宜貼標示及容其改定也至  
幸至幸郡學亦地臨水甚佳而歲被水患移構



之責正在前寧而不累心常愧恨今欲移之為  
一郡探賀深賀未知所卜定在何所然無水似  
未盡善此則在所審決也希正答書經年乃得  
甚慰甚慰雖其所失不可謂無要是此邊人吾  
常向之每以暴得時用慮其不善養今此去  
國實其幸也書中俟秋欲來云未如果如何結  
末也白鹿規解滉所深疑者多矣來目徐當詳  
報汾川送書即索報未暇細思俱俟後便

答黃仲舉

向也獲奉問字兼示孤樹書十帙與所答前論

鹿洞規解佩幸未易言悉顧終此日文象難卜  
疾病侵凌意緒頗不佳修復不時茲復惠以長  
牋縷縷諄切前後誨益感愧稠疊孤樹書儘雜  
駁然賴以見 國朝規模大致深荷垂示以破  
蒙節也規解之論盛意槩得之尚有更商量處  
晦菴書三四以下亦當褰袂奉納數日來偶苦  
河魚不出東舍兒輩又皆不在無人搜檢冊子  
亦未得條釋來喻以報姑俟後便良愧不敏也  
至於兩擬之事自是銓曹不審而然耳風傳已  
有物議云此理之當然何足恠乎來喻亦未知



此意故云云非徒來喻為然混亦聞之太晚只  
以受職之後則處之極難故甚不得已上章自  
劾度今明當徹宸嚴而昨聞始聞有議云若  
早聞此安用自劾為哉待臺章數月聞然故作  
此事想因此買人柏笑一場也然今亦無如之  
何屏息待天而已此間事難以筆旣而去就則  
無患或更有他虞耳仙郡果不利靈歲宜勞覆  
煦之念校學已卜遷甚善甚善此固不可以歉  
故而輟也禹祭河正合鄉賢之祠吾禮每欲圖  
之而無便未遂盍先於仙郡以為他日吾禮之  
攷之也但不真蕉荔則無以為祠適祠在校傍  
因釋奠而略為奠禮似亦可行於久遠也如何  
如何困憊殊草草何時一笑以叙鬱鬱似聞九  
秋來見碧梧然否謹拜

答黃仲舉

近書已修報送于汾上想今可徹座隅忽復奉  
問審悉見諭之意開釋為深數日前伏承有  
旨深峻莫測為臣子而得此於君父將何以  
自處求死無路徒積震慄人皆煎迫云不可不  
往雖混意亦然但入城後難處者非一二又非



新有除命。又非。乃來之。台如此而進更  
似有別觸駭機之疑。姑此少遲。冀聞時義所嚮  
而處之前日。使滉得早聞祭酒副提。皆免之由。  
自劾章決不上矣。今之狼狽。正是自作愁中時  
自哂也。噬臍何及。若不得已。竟作一行。或往或  
來。當得一款。斯為幸耳。汾舟之約。似未諧。清秋  
信造物多戲劇。耶。禹先正祠事前書。粗布未知  
中否。秋杳欲發。主人心事如許。良自負愧。

與黃仲舉

昏朝兩晤。况覺一夢。龜潭棹。隱棹舟出。接對酌  
餽尊霞。想飄飄老作入塵之行。未必非大幸也。  
但隱處無耕地。隱君不能無看案之戀。恐鐘山  
之靈。終有馳烟之移也。然拙蹤今日。正作周顒  
先貞後黷。何暇問他。願公早勸其善。為謀也。若  
不能舉家為食。松絕粒不如買地近郡。為小築  
置家於彼。而身往來。偃息於此。猶足為龜潭主  
而少償素志之超遠也。如何如何。

答黃仲舉

僕冒寒遠涉。艱關入城。僊臥西城。舊寓恰一月  
矣。頃嘗因為州兩金之行。附呈一紙。懸懸之思。



未知達否忽墮珍封披讀如面慰滿企鮑深荷  
深荷虞庠之事願公勿道枉已其能直人手僕  
之維谷如此何士習之敢論况心熟頓劇也為  
呈退計矣漫刺之勤果似出於愛過之憂但非  
徒身病馬病欲死尚來如戒默而思之比等不  
入時宜者非一二可慮可虞亦復仕之而已汾  
陽之會恨未得同賞晤於其間也舊溪花竹思  
之只增愧色耳晦菴書旅病拜廢此等工程得  
為道院之玩深幸深幸校誌亦非病思所堪姑  
未改應 命愧愧台鼎替代想聞之矣今舉多  
得人者奇大升者學問人物過於前所 聖  
朝得此儒用實斯文大慶也書來不及龜潭消  
息何耶

松岡趙公之計已聞否九月晦以監會試試  
官入漢城感病乃陰證裏熱也中間彌留誤  
以為退熟失於治療十月廿四奄忽而逝逝  
後家闕百用非公私賻物無以為喪清德如  
此宰相豈易得乎哀哉痛哉

答黃仲舉

辱惠書喜承素履清茂想味詞旨有以知時月



之間殊有得語自欣之趣幸甚甚混此行迫  
於事勢自是七顛八倒假使不病已無足云况  
病至於十分耶月初因冒寒強仕病峻發殆難  
自救僅而免死顧以臯此函大非我養病之地  
不得已三辭蒙 恩置散有日矣人生脆薄自  
見松岡事旅枕病懷且覺無聊歸計何可禦也  
只緣苦寒未敢勇於決行耳來喻責以獻替規  
以和光意甚盛也言甚厚也但念以此病當此  
會雖古人未必能明目張膽而有為如混之愚  
學未成而病已劇合之來惶恐奔走之餘環視

其中枵然無物只有隨身兩腋在耳知是欲效  
所責不亦左乎惟所規二字甚可畏也然據鄙  
見身為極陋至迂之人邂逅虛名際此失當之  
地惟低一頭退一步勿太近前是為正當道理  
因可謀為斂跡林藪以遂補過之願乃所以免  
所規二字之罪不然誠恐徒失其故步而卒墮  
於二字之坑塹無疑矣龜翁兄弟凍臥於冰崖  
雪壑之中而有以自樂不意今世有此人也第  
其計太闊脫每憂其無以繼之而不終其隱事  
也道院事力難及於山家固然也僕來時若見



崔見叔欲勸其波及山人適值其病未果也至  
今以為恨缺伯勳慈祥不擾真蘇敵良吏也遽  
以憂去新除僕亦有望於李乃得許人郡人真  
不幸書院重不幸也奈何奈何承親闈有少愆  
候雖隔一嶺妨於日侍之恨果如所諭也朱先  
生書得留意甚善蓋此書亦非無雄辯巨論使  
人鼓舞處只緣其文平實紆餘其用如布帛其  
聲如廟瑟其味如大羹無侈麗震耀之辭以眩  
人喝人故人皆不喜讀雖如趙士敬之篤實金  
惇叙之好尚並不曾過目惟李太用知愛之至  
寫得一過然猶其後遂不後者似不得其味也  
竊矚仲舉明快爽敏之資所欠沈潛淵愨意思  
耳今乃能遜志抑首玩心於絕絃之瑤琴味衆  
人之所不味其過人遠矣而其所得詎有涯耶  
昔孫公傳從馬公仲求見程先生書馬公與之  
書而知孫之將不苟於去就未幾孫公以義去  
職而卒為名臣今人何獨不及於古人哉壁立  
萬仞而不沒於頽波之中其不得於此書乎哉  
陶山明春欲構小舍以為暮境歌詠先王之道  
之所已約隣憎而一行妨事欲付兒子稟議梧



翁而為之已逆圖子矣不意兒子又復齋郎其  
勢又不得不來信事之多魔也然僕之游問仙  
源若及雪漲猶可及彼之營如至桃花浪則已  
緩矣此心耿耿何日面輪未間珍重

與黃仲舉已未

龜潭翁來京相見益聞與鳧舄游陟巖洞之美  
令人更厭東華軟紅香土馳羨之餘所以慰釋  
病憊者可勝道哉脹證未已今轉為浮氣或見  
於面顏肢體似不是小患若遲遲其歸恐至於  
欲去難運之劇但尚未有的確可去之端要於

晦朔間可決其遂否矣官船之回乘之甚便好  
今次吾計未成而為龜仙所先可歎問之船人  
水路鳧舄之颺適在晦前則似可諧計只恐回  
舄亦由此船則其回不與吾晦朔之行相值奈  
何龜翁盡室茹芝之計疎而太奇何可嘗也若  
為計端的則人問永無此等奇事所以為此翁  
深服也姜生時未邀見困於病甚故也賀淵公  
寄示雪擁佳句欲和思涸可笑松岡今夜將出  
都門懷抱甚惡不能縷縷都付龜翁

答黃仲舉論白鹿洞規集解松漢村公



有集解近始刊行

正其義不謀其利以義對利說而又引利者義之和也於不謀之意如何

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為利而言之在君子則為心有所為之害在眾人則為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於此利之為言隨處不同如此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眾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夫以利為義之和則利不在

義之外正義而利在其中矣乃復言不謀其利則又似利在義外為二物有欲其為此不為彼之意此來喻所以疑其牴牾而其實非牴牾也蓋利雖在於義之和畢竟與義相對為消長勝負者非利之故然人心使之然也故君子之心雖本欲正義而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向於利則是乃有所為而為之其心已與義背馳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所以朱子以義之和釋利字之義旋以有所為三字說破謀利之害然後知此說利字初非不好緣被



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然則引義之和與不謀之意有何礙乎况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麤著眼看以此利字為貪欲之利謀字為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則董子此說安得與先難後獲同其微旨乎雖然於此又須知自有所為之心而墮於衆人之坑塹亦不多爭分數始得若曰吾但為有所為之利不與衆人同惡則已為小人之歸矣朱子謂此與孟子何必曰利行法俟命同義規解不載此語松堂之意蓋不可曉

雖有善思不當而動則不可不克

詳此一條既曰思曰動曰克則非指一性渾然思慮未萌之時而言乃就心思修省處言其檢治思慮二三之患其意若與東萊所謂雖思之善亦不敬者合但下一克字太壓重了克者勝敵之名只可言於己私若善思而失動者但當省改而主於一耳恐無克勝之義也寶鑑點南金之喻未知出於何書其意則近禪然求之吾學而善觀之則恐亦無害蓋心不能主一而動於二三所思雖善已不得全其心體之虛明故



明道亦有反鑑索照之說今松堂之意亦非欲  
使人勿思但欲主一於所嘗思而勿貳以二勿  
參以三耳然則此條無甚誤矣

先格明德次格修身

此段來喻所論大槩得之蓋格物所以致知當  
無物不格自性情身心皆在理會然言格物則  
則是而言格明德格修身則不成語矣以明德  
之明對修身之修則明乃明之之明而兼知行  
說格致與修身皆舉之矣今日格明德則未知  
格為知耶明為知耶格為知則明之知為刺明

為知則格之知為疊矣後曰格修身則是明德  
之知行外更有格修身之知行耶亦不成道理  
亦不成語言矣先格次格之非與來喻所辨誠  
正格致分先後之同茲不復云

愚嘗反復規後諸說而僭為之論曰規解後首  
引一貫之旨次之為邦之道而附以已說其意  
若有所不足於規而以是補其闕可謂善矣雖  
然以滉所聞殆不能無惑焉古之聖賢教人為  
學豈不欲人人知道而立談之頃盡舉以傳付  
耶然而不能者非靳道之傳而畫人於果逝也



勢有所不可也三千之徒日游聖門而所講者  
惟孝弟忠信詩書執禮其論仁也亦止於為仁  
之事而已及其久也隨材成就各有所得而一  
貫之妙惟曾子子貢可以與聞焉故至於是而  
後乃告之非得已也先王教人之法今可見者  
小學大學也小學之教固所以盡人事之纖微  
曲折至於大學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然以言  
乎其知則就事物而言窮格以言乎其行則由  
誠意正心修身而後推之於家國而達之於天  
下其教之有序而學之務實也如此其論治也  
猶不過存心出治之本而已未及乎制度文章  
之際如夫子之告顏淵何也損益四代為百王  
大法惟顏子可以得聞之爾至於大學乃為天  
下立通法聖人豈可誣天下之英才而繫於為  
學之初躡等而告之哉且子朱子之學全體大  
用皆備而其為學者立規也特以五倫為本而  
係之以為學之序終之以篤行之事不及於道  
體之全者其亦孔門之遺意先生之教法也博  
學以下致知也篤行以下力行也以是二者待  
天下之士理無精粗由粗而得精語徹上下下



學而上達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高而為聖賢  
下而為善士皆可以得之於此若所謂一貫之  
旨為邦之道蓋有待而發焉非闕而不舉也今  
不察此而欲引而補之其亦不思之故也至其  
所自為說則其言雖多要以誠敬為主毋不敬  
以上主敬而言道有體用以下主誠而言其主  
敬而言者辭氣之間雖有急迫之病齟齬之疵  
尚不至大繆矣主誠而言者病痛尤多教當循  
序言貴適時令率爾而論道之體用以及於誠  
發之無端一痛也中庸論道之書也中以未發

為言和以已發為言以顯性情之德爾今論學  
規而引以為言殊不親切二病也以大學之明  
德新民擬於中庸之中和理雖無二名義異指  
附會相配俗儒之陋也今取以為說鑿經言誤  
後學三病也立天下之大本誠意正心而後可  
言也今日格明德以致明而立天下之大本則  
是但能致知而大本已可立矣其下又曰而誠  
意正心則是立大本而後方可以誠意正心矣  
先後倒置語意無倫四病也於天下之達道言  
行可也而今日定天下之達道已為未穩且據



中庸而論連道自誠正以下皆可言也今斷自  
修身以下而言之失於勘析五病也大而化之  
誠神之妙是聖人地位顏子之所不逮今以語  
於學規與前之引一貫後之論乾乾不息便是  
天者同歸於虛說六病也大抵儒者之學若升  
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夫自下自邇固若迂  
緩然舍此又何自而為高且遐哉著力漸進之  
餘所謂高且遐者不離於卑且邇者而得之所  
以異於釋老之學也今未一舉足而遽責以窮  
高之升未嘗發軔而亟期以極遐之陟天下安  
有此理哉又不能致詳徒恃其一言半句而欲  
有得焉則是使人妄意懸想大言誑嚇而卒陷  
於欺天罔聖之罪矣其為害豈但小小文義之  
差而已哉嗚呼今之經生學士以文字發身享  
利者其視道學二字不啻如董喙未嘗聞一口  
下一筆憫然自以為得計斯人也自挺於流俗  
之中乃能投戈講學橫槊思道雖中遭折辱不  
自沮廢至取前賢教人之法註釋以曉世亦可  
謂毅然大丈夫矣惜其所見猶未免踈脫集解  
雖甚發明而仔細考之有數條不合者後說雖



好意思而究極論之。又有如前所云者，使人不能無遺，限於此也。然則今當如之何而可也？夫非議前輩，固後學之不敢輕也。然至於析理論道，則一毫不可苟也。故晦菴與東萊訂定知言之醇疵也，南軒亦與焉。南軒五峯之門人也，以弟子而議師門之書，不以為嫌者，豈不以義理天下之公也？何先何後，何師何弟，何彼何此，何取何舍，一於至當而不可易耳。故是解也得與其門人之識道理，公是非者，考論其得失而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改刊以行於世，則後學之聾也，而所以為松堂地者，亦不為不厚矣。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重答黃仲舉

前承別紙所論鹿洞規解之說，多病因循久未報為媿也。利者義之和，所以致疑之由，引人心道心之說，而指其異同處，辨析細密，可見其思之深矣。然於鄙意，猶有所未穩者，輒再稟可否焉。其謂此利字，袞合說在義和之中，則是矣。謂彼私字已說出，流於不好之地，則非也。朱子謂形氣屬自家體段，小便是私有，蒼物不比道便。



公共故謂之私也。未便是不好。真西山亦謂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然則此私字不可謂流於不好之地明矣。又謂前則似說天理中有人欲後則謂因天理而流於人欲。此說亦未當。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如云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是也。若以利為人欲則天理中一毫著不得。何云義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與尋常利私字迥然不同。所指處雖異。形氣之私指知覺發用處

言義和之利指操術謀為處言而類例則相似。私是自家所有而已。非私欲也。猶利是順遂便益而已。非利欲也。引而為證甚善。但所自為說處反自拖泥和水說了。恐是玩理未熟之故。幸加反復則所謂未發之蘊只於此而有得爾。大學修己治人體用該載則固然矣。然以止至善當一貫以絜矩財用用人為制度文章之事則恐未然也。蓋至善與一貫雖非二理。然至善是指事事物物各有恰好底道理而言。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是也。一貫是從大原大本



至千差萬別處一齊貫串說來如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  
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也所指之處不同立言  
之旨亦異不可以理同而袞合為一說也況至  
善加以止字則正是曾子於其用處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事耳豈可便以為衆理之會于一而  
與一貫同其旨乎絜矩之用雖至廣然只是就  
因心度物得其均齊方正處言固非制度文章  
之謂至於財用用人亦不過說有天下者於此  
等事如此則善而得如彼則不善而失或勸或

戒皆推廣絜矩之義而已何嘗有一句說及制  
度文章事耶何謂制度文章如一部周官所記  
許多法制又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文質損益  
與凡政教號令皆是也當時顏淵所問乃問治  
天下之法非論學也故孔子就四代禮樂斟酌  
文質之宜立萬世常行之法畫一以告之隱然  
有周公制禮作樂底意思若大學方教人以修  
己治人之學舍存心出治之本而遽及於此則  
不幾於倒置而不切於受用乎故愚謂此亦有  
待而發也若以其見於用處而可謂之制度文



章則又有不然者夫子嘗曰道平乘之國故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以敬為本而有  
四者之事豈不是兼該於體用然而龜山以為  
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為政也然則愚以  
大學一書為存心出治之本而未及乎制度文  
章者豈為無稽之言乎外至善而尋一貫固無  
是理然欲遂指至善為一貫是見派流而認為  
源頭其可乎為邦之本固具於平天下章然欲  
遂指此章之說為制度文章損益皆備則是猶  
製衡而不為星子曰淵石和鈞已具於此其可  
乎大抵通天下萬物只此一理故義理語言若  
儻侗合說則無不可同牽引指說則無不近似  
終無奈當初聖賢立言本意不如此不足以發  
明經訓適足以晦真理亂實見此學者之通患  
也古人所以終身講學惟日不足者豈不以義  
理微密處易差難明如此及至下手著脚又或  
不易而又不容休罷故耶感足下有疑相難往  
復不置故聊發其愚幸勿廣也

答黃仲舉

僕一出七閱月而歸所接無非尖已徇人之事



獨有歸過龜潭得與仙翁覓鳥左拍右挹細討  
巖澗之勝痛湔塵慮此一事粗償宿債寤寐餘  
想俾來溪上蒙寄追問令人又不勝忻釋也病  
人獲保餘息回見衡宇不可謂非幸但辭狀一  
節時未結未隱憂尚不淺淺且自過嶺以來日  
苦應接之煩疲憊方倒臥調攝耳道學錄二冊  
送上親至看過瓜去時投還于此此非西送之  
件故也或瓜或間皆不在遠必一來汾川跋幸  
跋幸

答黃仲舉

辱書自汾上送來知正月霜早之憂彼此所同  
今雖小雨挾以風雹農望尚缺未知仁風所被  
已能優洽否果若則道院清快與民同樂之意  
倍於當日矣滉辭病文字上已期月猶未聞  
罷免之報方此撓鬱耳承喻與二李崔洪諸人  
相遇款語斯皆可人想多有佳論願挹何勝但  
鄙人於花潭南冥皆素所慕用之深豈敢妄肆  
詆斥惟不欲阿私所好而溢為稱譽故有下帷  
之評未醇之論今數公徒以所尊所師之故猶  
懷不滿於此言然則其意必欲推而上之以躋



於孔孟程朱之列而後為足耶大抵人之造道  
自有淺深高下之等豈他人所能強推而上之  
高列哉此混所以恐懼不得徇人而輕許也若  
以是為嫌而至於吹毛起瀾決非君子之用心  
彼數公者如有聞於所尊所何必無是事不然  
雖身遭中傷實亦命也何憂畏之過深耶來喻  
讀書林下之言殊使人感歎無已但其中似未  
免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何耶足下近日  
學問見識漸近道理深有望於左提右挈之助  
今此過防之慮太深是雖見愛之甚故如此然  
一向持是心以往將有變所守以徇世俗之弊  
其為害豈小哉未路過防誠不可無但用心之  
少差必陷於失身喪節之域故僭言之足下其  
復之至於朱陸之辨與令所論大不同而難言  
然既有來喻之云則當竟其說也晦翁先生身  
任道統之責憂禪學之惑世不得不力攻其說  
彼乃角立而忿爭幾成仇怨賴在此者有以大  
服天下之心故彼門人弟子不唯不成猜狠逃  
墨來歸者往往有之今日之事自以空疎一凡  
夫指人所景慕者之得失宜其人之怫然怒勢



然相訛謔也顧既以道義論人物不容以已之  
未至而少有苟且之談故冒發其言而不知改  
此固混之罪也

答黃仲舉

頃以俗節展墓累日在溫溪回來得見伴寄來  
書拜所回言行錄恨未及修復其後一向因循  
致令盛价再來索報殊有逋慢之愧見謂硬檐  
勇荷誠不著題之語未敢承也只是粗有窺斑  
於此事不敢被人拂掠而遽有變改故前書云  
云蓋於此不能自樹脚跟非唯無益於此理亦

不得為東漢間自好人物矣理學錄諸人所評  
皆當深喜所見於鄙抱不約而相符契幸甚幸  
甚但考他書吳康齊晚節與家弟訟閱有識甚  
加嗤薄之不知其事之如何若果爾此亦不得  
為全人誠可謂造詣之難而為千古學道者之  
至戒也白沙亦有失節於貂璫之譏此則恐出  
於吹毛之口然觀其學術專是禪虛得非緣虛  
甚不免有制行之疎處耶未可知也鄙意數公  
外又有章楓山差強人意如何如何醫潤篁墩  
之不錄誠不可知而楊月湖所造因其贊語可



以槩見別元所去取盡出於天下之公議何可  
必也晦菴書未二冊章狀包上視至為佳就中  
混自一行狼狽以還精神益耗意縮闌珊雖隨  
分整理舊業殊未專精致力於此書而此書亦  
被人借看率在他處其於他書寓目未若此書  
之浹洽此書所得寢遠寢忘慄然深以為懼惟  
幸高明留意於此皆非諸人所及願更加究心  
升堂觀奧庶幾昧者亦有所賴以相發揮也至  
禱至禱而盛讀得心經靜中必有深契真是吾  
徒之慶幸須勉勸以成其美為佳第其人必地  
實近疎蕩今劈初頭先看心經恐萬承未入而  
厭怠遽生也須兼看言行錄等書使多見古人  
得道者之處心行事之跡為可以欣慕愛樂處  
使其中心誠願不能自己此時回頭看心經若  
晦菴書等當是大別非前日比也承郡人借寇  
之舉此乃理勢之所必然若遂其計豈徒郡民  
與寓公之幸於高明亦未為非幸蓋優哉游哉  
以畢素願此處世之良策也

答黃仲舉

近似阻音忽捧手翰郡寢清暇味道超然令人



拖餘芬而發遐想也。混蟻蟻微生久於世而自作身患既沒沒於名途寧以是逐逐以終身可也。顧為二豎所苦思欲退處間養一以少延性命一以粗免羞恥無他急也不圖年來上誤天聽非徒思命之濫加亦不許其辭退愈久愈堅至於今日勢尤難處而物論紛紛憂畏殊深奈何奈何。曹楙仲之言頃因碧梧翁示以所得盛書書未言及故略知又吳仁遠在京見曹以書喻及其言亦與來示同之所云諸公之責混果似然矣。然古人於甚不得已處亦有假

他事以為去就者彼豈不誠於事君而然哉所惡甚於所記故也。况如混焚黃請告自循法例而病未還朝故因遂乞退斯豈託事不誠如談者之云乎。顧人不深考古義而貴人太苛耳。然餘人不敢望楙仲見叔之意亦似是彼而非此更向何人而明此心耶。命也置不復云。昨者工曹丘口下來此極未安適加添暑痢困倒煩費不任起程以觸千里炎程之毒不得已姑令丘口先上身且旬月遲遲以觀痢病差否以決行止。明日丘當發面方此伏枕仄悚今後入言想



益多也。不知如此時如楓山者處之當如何臨  
爪去就之計細思之似亦有理若為海警所尼  
似難如意當因時制義正不必固守一說也

答黃仲舉

頃與梧老屢相從扣左右動靜則亦未細知云  
無秋風入耳輒有慕徒懷人之感忽辱訊音備  
悉近况深以慰釋仍知棄官竟未如計於此公  
亦已試去就之多掣當此際雖欲為飄然脫略  
如古所云寧可得耶如僕老物天畀百病使不  
得效筋力於 聖世勢至無可如何致為玉辭

前月廿四日承奉有 旨許遞水曹付西樞其  
中雖有未安之 敦恩賜至深至厚顧時論以  
混初受由焚黃因而乞退為不當言議紛紛視  
舊見愛者多與書愛之令強來息謗然鄙意尤  
以為難者身病如此與恒人去就不同既蒙  
恩許間而後進則厥後益難退矣故且此惶惕  
守窮耳公交承之後當有小隙可來汾上滄浪  
秋水正清東籬佳菊吐穎政不可負此一期也

答黃仲舉

曩者惠示兩說皆義理深奧久而難其報今始



粗述謬見呈稟可否幸垂商訂回諭就中腔子  
外是甚底當時各下一轉語故今亦別下語如  
左

腔子外是甚底亦只是這箇物事這箇物事是  
甚底卽滿腔子底物事曰然則惻隱之心亦在  
外耶曰自這一箇腔子通天地萬物只此一理  
理一氣亦非二故曰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程  
子語腔子外更別有甚只是這箇無方體可言  
興內外可分此仁者所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惻隱之心足以普四海彌六合也然這也不是  
懸空底物事人有腔子乃其為樞紐總腦處故  
這箇物事充塞在這裏為天下之大本由其無  
方體無內外故充塞在這裏底心卽是體萬物  
普四海底心非外腔子而則有箇體萬物普四  
海底心也故謂腔子外亦只是這箇則可以其  
外底卽是內底也謂惻隱之心在外則不可以  
心非在外之物也心本無分於內外而先賢論  
心或有分內外說處蓋言各有攸當故也程子  
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為言耳朱子書答  
南軒書論未發時在中已發時在外之理而其



未云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  
豈有中外之分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  
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此兩語可見心無  
內外有可分內外之時今混就腔子外論其所  
有非如論未發已發之義故以無內外者言之  
耳曰既云腔子外亦只是這箇則無所往而非  
這箇何故程子仰云他人食飽公無餒字朱子  
亦云向腔子外尋則莽蕩無交涉曰以理言之  
固為一體以分言之則不能不殊在我則我底  
為大本在侏則侏底卻為大本陳經正乃去我  
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所為我是  
知理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是不知至我為立大  
本底道理故程子以是曉之朱子語黃毅然曰  
天命之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討  
先從自家尋起云云若人不於自家身上求卻  
去腔子外尋寬是舍樞紐大本之所在而向別  
處馳走求索如吾性分有何交涉耶  
來示甚善但所問在腔子外而先設內面底道  
理似不相應且所問只要論腔子外所有來示  
說及切效處似欠親切是為可疑耳



人心備體用該寂感貫動靜故其未感於物也  
寂然不動萬理咸具而心之全體無不存事物  
之來感而遂通品節不差而心之大用無不行  
靜則寂而未發之謂也動則感而已發之謂也  
人之所以參三而立極者不出此兩端而已故  
來喻所謂未接物前不起不滅之時所謂虛靈  
之地炯然不昧所謂喜怒哀樂之未感思慮云  
為之未擾皆屬之寂然而靜即所謂未發也所  
謂纒思時所謂思索時所謂窮格時所謂思慮  
紛糾時所謂事物應酬時皆屬之感通而動即  
所謂已發也其所謂至靜之中有動之端者亦  
非謂已動也只是有動之理云耳故此亦當屬  
之未發也未發則為戒慎恐懼之地已發則為  
體察精察之時而所謂喚醒與提起照管之功  
則通貫乎未發已發之間而不容間斷者即所  
謂敬也竊詳來喻以心之未接物前為寂然不  
動思索窮格與事物應酬時為已發可觀而於  
二者之間又把靜而微動思而未著者為未發  
時看此意雖似精密而大段有病也蓋靜則未  
動斯為未發安有微動之靜可喚做未發者乎



思則已著斯為已發安有未著之思可喚作未  
發者字向見尹彥久有心有三闕論今此所論  
正與相似但彥久說記得不全大槩以為心有  
在外闕者中闕者內闕者其說尤有病公則不  
然只以心之動靜微著而分三截看雖不至如  
彥久之病然其實則一也程子心為已發之語  
偶發而旋自說其誤今不當引以為證才思即  
是已發則實不易之至論朱子答呂子約書說  
此甚分明可考見也何可以才思為說得輕而  
可屬之未發乎末段論聖人無事體察及學者

用切處甚善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

答黃仲與

曾因梧老似聞來汭可及落帽之辰既不遂矣  
則但悵望嶺雲無以遣懷於是而得書喜可知  
矣仍悉去就之際雖多牽掣微恙已和代者臨  
至大槩已入清涼境界中蓋地上自有神仙只  
投絃歸來之日是也何必鍊丹於赤城山下然  
後謂之仙耶太學未官似可優游任意於進退  
之間但後有要除欲不赴則勢難赴則與今之



所辨似有揀釋取舍之疑此疑謗所由起此正  
難處之機如何如何然又安可預料其後難而  
舍面前之樂地耶三冬之間當當有靜得毋惜  
分惠以破老昏也魯論朱書謹具彙納標題當  
如戒澆頽塌益甚間謗以求帽編龜藏以待時  
論之定自度精神筋力於夢寐起處之間大覺  
衰退不敢以久客人間自期時閱陳編得如毫  
芒失若丘陵所居隨隘厭涉俗冗益思結小齋  
於陶山以頤老病秋來小試營度而財力遽屈  
羊不與人謀又將停役以坐嘆耳所下處有小  
峯高踞遠望與梧老吹帽於其上名之曰翠微  
取敢之詩中語也同馬公曰不知天壤之間復  
有何樂可以代此也真知言哉真知言哉呂上  
舍不知有子因不失親之戒其狼狽取悔何足  
恠哉大抵輕後者才氣不以義理鑿淬之恐其  
人之失身不但今時之事而已寧越寄畫之意  
兼悉所未知者必取楮子島是泛畫京都諸勝  
耶或別有他意耶所欲知者此耳汾會想不甚  
遠不多及未間珍衛謹復

答黃仲舉



馳想懸懸忽覩珍緘來自道谷曾是不意慰遣  
病鬱深矣仍審臘寒燕養超茂見趣日新尤足  
以起懦增氣也混深畏舊證曰寒後作閉戶擁  
爐靳靳朝夕時有意會處無人告語只自欣慨  
交心然終是衰耗欠精力不能有所進益可嘆  
可嘆不赴學職果有後日取舍之嫌人之譙責  
所不能無只有解由一事可以自諉況若有因  
此得數年之間其益亦不可量何遽憂人言而  
有所前卻歟所處甚好甚好惠酬瓊什前三令

及續貂當族後日耳淵源錄中程門人有滿及  
揚月湖所論未曾料理故未敢為說如何但致  
堂五峯之所以不錄非有遺也晦菴意只以及  
門之士為限爾則胡康侯已是不及登門而私  
淑於上蔡諸公而已以是僅容參錄其下固不  
能盡錄也邢和叔之得列混亦每疑之至如羣  
書以安國康侯為二人此甚可笑大抵羣書為  
書多未滿意今未可悉論也今所編錄非敢擬  
續前錄但欲自知考亭以下諸子之學術如何  
而病憊昏倦不能自強又欠考冊書終未訖緒



是慮耳承示結知龜翁有海鹽之除幾見猿鶴  
之驚怨賴翁之堅臥不出儘一奇事可尚可尚  
昨得小報金大觀新除黃澗得非龜翁之代耶  
聞春梧翁必來公若仍問必能一來一趁烟波  
之約深企深企餘惟益衛以舊秦慶不宣

答黃仲舉 庚申

獻歲發春陽在梅梢一紙惠音巡簷索笑真不  
可禁仍審靖頤新迓秦慶川至超然意象令人  
想味起懦也老拙昏憤日深年增而學減得公  
留意如此甚慰傾望四印盧君書及來論之意

謹以具悉此事前已屢見盧君與其婿李叔獻  
詢及亦嘗粗以鄙意報之矣只緣僕胸中未甚  
判得此一事是非分明故言不見信而云云耳  
今更略告於左右夫以 中朝書院言之亦非  
一槩或只祠先聖元師或祠其地之先賢或無  
廟祠而就其所祠又或非盡道學之人如盧君  
所舉者然則以文烈公忠節雖祠於院似若無  
不可者但書院本為明道學而設人非道學而  
廟祠未安則盧君所謀立祠院傍以護以李庶  
便於事而可久遠何不可之有乎若如來論云



廟故居後後裔以守恐又別生一事難期久遠  
也如何盧書及史傳且留此容得反覆盧君考  
據詳審言皆有理不可易譏之也竝本隨後取  
還不至失去則幸甚餘惟珍重加勸不宣

答黃仲舉

辱報書兼惠訓四絕誦玩之餘不覺目失玄花  
而心豁昏霧也但前日修書後再見尊岳翁既  
以公之不往仕為甚非又推原其故以為出於  
不佞相汗染以陷於作過之地登數所聞於都  
下人言之可休者責譬甚峻令人發愧汗也混

既自摧謝仍言仲舉行止自是其所見如此彼  
豈率於人以為行止者耶翁雖不見諒奮袖而  
起想翁詣公之意應為煎督起公令踰嶺去也  
書來何無是意耶如混非不知世患可畏命與  
病謀自跲伏窮山外他無一條可行路撞著面  
前不得已硬著迂僻二字為斷了一生計在公  
所處之宜恐不與此間事同條共貫也但有一  
妄言不可不至既出有不可不猛省者守正則  
多礙隨眾則失身此為第一難事耳如此之言  
亦似相汗染呵呵溪源得也遙為一區雲物馳



慶無涯陶山之營自是住不得自作辛苦持以  
自哂俟先就一問抱書臥雲想差勝晉人拍浮  
酒船中也算本收拾送還感幸感幸未接顏範  
書何能悉臨風依然

答黃仲舉

前日見書意微有幡然之志及見大成又聞已  
取入都之諾云心甚喜豁以為通人趣捨固不  
必滯於一隅意其或者已踰嶺過龜潭矣今忽  
得書何其與前聞異耶公意雖欲不負初志其  
如負梧翁一諾何耶自今梧翁之憂公益甚而

歸咎於病人益峻奈何奈何然此則止一方之  
患耳時人之蓄怒積猜於不犯之地者不數不  
知公能無畏於此耶前則止一病漢不能為有  
無於世故置之度外若其屈指而數上指者多  
則或有激發之機如之何如之何然如我龍鍾  
自無可免之道如在左右無乃別有可處之道  
耶但不可俯仰隨人如桔槔斯則為古今仕者  
之第一義雖死不可變吾守耳又非不知隱几  
工夫大揮戈事業早而特地衰憊不能自力於  
尊所聞行所知以是恒自愧懼每思縱不能收



效於吾身得見人之收效於此事亦一幸也如  
公著一向在間地其事業工夫有甚大於經營  
四方之日請勿過於優游以為交遊者之幸是  
所祈懇耳明彥近讀其易理策真是昂鶴避鷄  
羣者而所守所處之不凡又如此他日固未可  
量也但未知 朝廷所以養成此人當如何耳  
龜翁不能終守龜隱理已先定混所以每深憂  
之然不為抗塵容走俗狀而移三徑於月嶽之  
下若能終堅素節於此則是依舊為方外隱者  
子何必龜潭能聳人孤節哉陶山之築正是免  
不得今姑立得三間而資力無繼勢當中輟然  
所立之屋秋來可趁棲息矣潭中舊有船中廢  
今勸其居民方謀復舊若此數事成就間敬職  
事不至曠闕能來料理共享其樂又大幸也

答黃仲舉

霖潦跨月平陸成江但切停雲之懷忽枉珍翰  
承惠近況又將西邁戒轄臨日益遠之悵進用  
之賀交集雞雙人生仕宦亦非分外事流行坎  
止聊爾隨緣固不當如愚病晚悟者之膠守一  
隅為終身家計也偶聲利海中易以溺人最是



能自守不辱身為第一義耳南符之乞果亦非  
失計細思之無如此善仍以早為上耳未遂面  
別勢之然爾奈何鄙人積患當此暑溽迭見侵  
撓殆不可支四印索文初以病辭報書後來使  
守門不去者彌月強苦絕物亦殊難事勉綴數  
語以塞責即以草本投之此無留本無以副索  
以求郢正恨愧臂珠事所詢甚當混亦如盛意  
勸其去像只用粟版云未知彼肯聽信否耳其  
答書亦不起草只循俗下小簡故亦未副上前  
日所示之論如前所陳今亦未及奉報謹候後  
日餘萬萬便遠未及一二惟冀益懋崇深以慰  
遐望

與黃仲舉

枉騎山門得遂半日之款感幸多矣想今下車  
之初一境騰慶遙賀遙賀說中前言宋李潭陽  
坐次事當時酬語之際不深致思信口云云繼  
而思之乃只說一邊未周一邊之語蓋混所云  
二品官不可以化民待之者自為上主者不可  
自尊於彼之意言之耳若以為民者言之又豈  
可以土主之尊待而任處主坐耶此當兩讓而



皆不敢當者也然則終何定乎鄙意兩讓之餘  
各坐本位而土主之坐遷就近下不敢直與相  
對以示不敢當之意而已不知如此可乎不可  
乎況土主正三品又有間於秩卑者乎例中有  
二品官必已遇此事既欲聞所處之曲折又以  
謝前日之妄言故云耳僕謬秩如此而居鄉以  
來未嘗入城故不遇此事若土主臨衡門則推  
尊土主而已今欲因公講此禮以備或值之所  
處寧不幸耶且書院事仁甫所處凡事竟如何  
耶滉所與往復之言具在可考耶鄙見反覆熟  
思不過如此此外無可善處之道故然耳不知  
更有可以善處者乎若欲更定滉意又有一說  
二李之中文忠事跡據勝覽則似可稱述如記  
文所云據史及墓誌則殊未滿意無乃撰勝覽  
時容有文之者耶是則以位金先生之上誠有  
未安佔畢公趨庭別學謁廟有賦以祠於別地  
未為不可今若以佔畢代文忠則於人情士論  
無乃恰乎李剛而必與相見其言以為如何頃  
聞所舉時論之意非徒以所祠之賢為未滿并  
與景遊仁甫創建書院一事為罪雖賢如弗寶



者亦云未知此是何等見識議論耶前此世人  
雖或有恠於書院事猶未見倡言攻擊之意者  
以大臣中有主之者故也今忽如此此於斯文  
興替所關非輕甚可傷痛吾輩雖不當無之抗  
爭是非豈可仰其鼻息隨倡隨和喪其本志變  
其前說以為書院當廢乎此中有無限說話未  
可筆旣姑略舉之惟照諒

答黃仲舉

人來惠書具審下車以來體味茂慶深所慰豁  
如澆病憊一與枉駕日無異自落帽會以後率  
與耜老相從款話楓菊佳辰不作都負但距枉  
過之時總數朝暮耳而不與相值是為恨恨想  
公養間未幾遽纓塵簿不無揮厭之意然職思  
其憂惟在自盡其心切勿以遺落廢務為高致  
則州民之福也賓主坐次如所處恐亦無妨者  
蓋權公非罷散乃二品朝貴也如何如何三賢  
向南之禮非別有所據但以意料之如古所謂  
三賢五賢九賢之類其人無大優劣而並祀於  
一廟則何可以南面與配從處之勢不過並列  
皆南向而已故前與仁甫如是說耳寒暄南面



之論泛以尊道學之義處之則如此何疑但混  
所以未安者略見於與仁甫書中前日面陳亦  
粗露其意不審於盛意云何自後學登先進之  
意言之混言亦甚未安然寒暄若此程朱道統  
之傳雖不計年代可也其或未然而徒以其崇  
尚道學之故而如是處之竊恐寒暄有靈不肯  
顧享於穆清之位也若苦以下坐為不可衆論  
亦難獨排且如示喻東西對列雖前例未有所  
據在不得已之變禮或似為可彥久公欲捨文  
烈以何故耶必以數珠為病而然也然混意為

賢者諱自古有之生當衰末所立如此豈易得  
哉習俗之累且可置之古賢如趙清獻陳忠肅  
皆有此累而清風百世祠享處非一此何獨苛  
責至如文思雖賢恐不及乃祖而去取如此豈  
所當耶佔畢出處雖亦似然亦難以是議其  
人其人於本朝有山斗之望亦欲加詆則更  
於何處得人來那但此則非其鄉入其祀非出  
於不得已議老不順不如休之洪大虛所見如  
此誠不可曉非徒太虛今之所謂賢者往往所  
見皆出於此然數三年前猶未有肆然為排擊



之論今忽如此必有所以然也深可悼悶奈何  
然自未有彈章之前凡可為者為之以待之至  
於無可奈何則聽於天而已但不可張皇以促  
激世議也金師魯聞其多病久矣何意遽為古  
人坦坦不可言木活字甚不易如此但誠欲印  
出其本更欲一過目恐更有商量處故也時甫  
處數卷若攜往後便附來何如剡藤近有用處  
深荷深荷紙盡未具

與黃仲舉

祠位何定道學為主之說終覺為當但鄙意兩  
李配位從祀皆為未安蓋君臣同德而位有上  
下則臣配君聖賢同道而德有大小則賢配聖  
或從祀今兩李之於寒暄以學則不可謂同道  
以德則似無甚大遠徒以後代道學之名為主  
而壓前代忠賢之人為配竊恐事體情理皆有  
所未穩如何如何故妄欲寒暄為上兩李次之  
皆正南向之位而寒暄與文烈兩坐之間隔以  
屏障使各自為尊而不相降壓則既不失尊崇  
道學之意而又可以申寒暄推讓前賢之志遂  
兩李勿享非宜之義其於祭宮行禮謁員致敬



並無有礙理難行之事無柰可乎琴生歸時口  
授此意想已傳稟但琴生以隔屏為未盡欲別  
門以出入當時以為當矣更思之異門似太甚  
分別不如同門而只隔屏障為穩故具此再稟  
耳

### 答黃仲舉

風雪寒齋懷人悄坐忽擊珍緘不啻楚音之喜  
因承剗煩妖刀起處淺勝尤以慰豁四七謬辨  
甚荷聖意見還致文承獎借之意感悚但此往  
後議論纏互盤錯乃於文簿之暇疏決穿透擊  
其要領而定之甚不易也獨於謬說太似多可  
無一確藥之惠而於明彥之說則多所指點無  
乃或者反以黨同伐異有疑於高明乎大抵時  
俗不勝其猜訝而吾輩聞中又起此爭辨自相  
攻擊殊為未安前日來書有明彥不肯登降幡  
之語正使不降恐難更與爭鋒姑藏之巖穴以  
待後世之公論如何耳雲長文卿皆有才不學  
果如所喻朱書已措置將印深見盛意但每思  
此一事亦恐不入時宜公亦可謂與世殊調者  
可笑可尚點印固亦慮難何可強耶金止止事



實所聞殊鮮未敢云如何願勿驟定後博采公  
議而定未晚也聯錦序已寫送于汾川令食此  
人稟取而去惟照察使人立門候報未及觀縷  
惟冀奉履多慶

答黃仲舉 辛酉

便風惠簡是日踏青獨與梧老對酌陶舍閑絨  
捧讀相與不勝其遐想也卽今監場已過又迫  
大蒐未知能免賢勞之再煩否和煦鼎新神相  
動靜益膺清福滉觸藩之勢無一合宜只得歸  
結於漳濱揚息以俟前月未復兼 下旨又有

後日之憂方此恐冗節以華陳無聲且得陰伏  
到臨時又看如何來喻所謂好晚窮勝殊未覺  
入手裏也可僕近事如聾如聵中或得於風過  
茫不知要領徒忖人意柰何記文所以要還者  
院祠定論殊異於記意其間非獨諸人議論不  
同雖滉往復書尺亦多前後之異上之欲收藏  
勿出如薊城書院下之欲修改其大相抵牾處  
以免人之詣訶今不如此無可如何愧縮本自  
勝雖然新刊未寢猶可或措手乞須以一本投  
示容得究其前後謬說而有所圖免也



答黃仲舉

評惠珍緘獲審近滉勝迪甚慰懸戀禁烟佳節  
廢有澆展之行已與梧老同切跂想示賢勞  
再礙未遂瞻晤之願忡悵何任僕且此屏伏於  
拙為幸第苦病脚登山未健快老眼看花不分  
明耳梧老已作關東還計一夕幡然改圖決意  
勇退此一著甚不易事可尚可尚蓋滉前日所  
云欲全去歸曲折而此老一著則不拘小小節  
目前欲令之則須如此始快耳未書不已其功  
可無中輟幸幸甚甚但弁首之文豈敢多讓只  
以抄節先賢之文已極僭踰不欲重負罪累欲  
望盛文略述所以執節印行之意於卷末使覽  
者知出於某時某人妄作之餘以為取舍之決  
此則非唯人不甚怒亦可分謗千萬祈懇仍須  
切戒鋪張過情之語一字若犯此戒則決不可  
示人傳後蓋高明之病或在於誇耀處故云云  
更宜留意

答黃仲舉

隔月阻音劇有遡懷承惠華牋縷悉滿音感佩  
良深仍審愷悌神相福履冲裕端陽澆展之行



亦廢有既見之幸而官私作梗自古所歎悵如  
之何幽棲之適言所不形避炎之辰屏跡溪間  
果似細謹吳曹兩君之評誠有之但此是禁鬻  
之地其不敢近乃理之當然禮所當謹故耳若  
彼禁常在則本不當盤旋於其間幸緣夏秋際  
二三朔之外江山風月無人收管而追求他勝  
莫有其比故聊就之以為送老之地其可冒官  
禁而舍我靈龜耶雞伏堂銘深荷錄示但其說  
曠蕩玄邈雖於老莊書中亦所未見既未嘗學  
焉敢議及其人固非尋常而其學又難學也朱

書印已過半何其始遲而中敏耶李大用肯留  
意必大得力又何幸之甚耶其界行之斜未可  
一正之字夾註之詳固未可盡印得印貼籤處  
亦足矣索寄工卷則不謂印功之速如此時未  
勘過未付此便近當勘了送托金文卿俾遇便  
即付當不患其不及也白沙迎鳳二書蒙寄甚  
感但迎鳳非徒託文疎鹵其往復論議屢變不  
定終亦不是取用之本何故并入錄耶四印雖  
始收之後來士論已不如四印及鄙書之意則  
鄙書之入錄贅矣須即命刊去其板幸甚甚



大抵議禮聚訟自古而然混則無固必之意在  
公從長而決無貽後譏為善節日上冢之餘氣  
倦窓暗書不盡意惟冀以時珍瑟萬萬

郵報雷變駭憂不勝奇明彥昨寄書來又大  
張雄辯儘是奇士但不無好勝之端耳

與黃仲舉

月初盛价遽還匆匆報書爾來早熱已甚似聞  
南方不如此伏想理劇神相德範益茂混陶山  
天職不敢以屋舍來備曠廢列壑攢峯幸不以  
病坊歸誚殊覺愚分之二安耳前日索取晦菴書

來二冊畢勘封上但聞此舉切賢不貸既云過  
半雖不容中輟深恐有撓於官方不知文之剛  
而兩公能不憚置力於其間耶迎鳳志近方披  
閱其間多及於賤名此甚鏗脫混無惟世之謗  
書院者於迎鳳為尤未知其故今乃知有由然  
也若又見此書恐因而激發不但如前謗而止  
也切告勿輕傳布且當深藏俟後日看如何而  
出走未晚俾其闕誤處不可不修正故別紙寫  
出呈上須令逐仲經考一一填改其加紅點處  
詳以回教是望因思此一卷書位甫用意想亦



非泛泛然猶誤闕如此則所印朱書卷帙許幾  
勢難趁日所印一煩精鑑點勘其多脫誤可知  
愚意寧遲數月必須得士人曉事忠實者再三  
校過十分精補便無大疎漏處若苦無可任人  
取其一件并元本送來于此雖校付標回納因  
以並改諸件何如非不知此非病力所及若甚  
不得已則欲倩士敬諸人之方故云耳前書欲  
於明春歸耕故溪得無有所感發而云爾耶苦  
說歸田昔人所歎如或未遂又恐詩僧之議其  
後也呵呵金文卿云來月間轡儀當來嶺下未  
知信否言未盡意惟冀如愛萬萬

答黃仲舉

頃得月初五日手書知動止佳裕以豁戀抱兼  
寄示跋語及朝報尤深荷幸但彼時有轡旃當  
來安東之云故來人以梧老之命不受答簡而  
歸其後無便風久矣未報恨恨迎鳳志動草近  
末四五段有欲得回示以正前所寄本之在此  
者乃無答語豈多事偶未照管之故耶且其書  
多及賤名必致笑怒故勿廣布寄之意尤所懇  
懇并視念採惟其勸出誤瀾不改則看不成矣



理處多須細加補改又不可不令四印知有此  
誤溯之朱書序文曾已草得而自覺其為節要  
已犯不遜重以自序尤為僭冒又其言太多刺  
出故不欲示人今見跋語甚善且好得此在書  
尾既可以不掩澆妄作之罪又可以與公分受  
指目之謗幸甚幸甚但其間猶或有未穩處輒  
以愚意有所添減以聽高酌去取如何耳其中  
表章之功以下數語尤甚未安決不可如此下  
語以招愆惹事也七峯進齋說深感寄示之厚  
金處士之名聞之給矣今始得見其文字慰此

慕想之心末世自處如是之人已為可敬其言  
之有得者失固未暇及也山間不聞外事示事  
果有其慮然未知首尾適增悶人也恐有便不  
及知預作一簡送之泐上俟便即付上不多及

答黃仲舉

溪前月在陶山靜養頗適一日大雨山水暴至  
壞塘頽砌力不能修整殊礙幽趣入于溪莊者  
日矣大抵田家飢歲又值恒雨作災民不聊生  
不知天意竟如何也印書垂畢可賀而序文不  
敢之意前書盡之前承草示跋文甚佳其間有



一二未安處妄以私見略加增損而上方深  
仄今來改本改處不多而鄙意所在與前本無  
甚有異故不再妄下商量而仍回封納以聽雅  
鑒合前後本與鄙意所云而量裁用之為幸其  
中今日表章之功以下數語切不可如此自作  
笑謗之因也至懇至懇鹿峯精舍事甚善甚善  
彼中士人乃發如此之願慕將由使君與教官  
倡作之力耶勝於此間之俗遠矣扁額當依示  
但浩然樓然樓二字相接呼之音不響亮作養  
浩樓何如頃因李大用聞州學額地將謀繕修  
苟如是可謂俱全而又可塞洪監司之責盧牧  
矣然若專用力於是而書院一事徇時意而弛  
之則與彼所見何異哉

與黃仲舉

三日相從可謂款洽而別後有無限合商量而  
未者要之必待賦歸之日得遂共棲之約而後  
乃可耳今日定向豐邑否節要書分布更須審  
處若非心好之人不但為章甫之於越人或不  
免明月之有接劍矣昨來林下掩關而臥味古  
人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之句懷抱殊甚媿



然惟願自愛

與黃仲舉

陽月向闌想臨撫為沈勝裕僕家中珍廢近方  
益礙避在陶舍今已浹月趙士敏及數四人來  
伴山間不為寥落有足以慰釋窮憊者豐山柳  
生希魯亦來寓月瀾欲讀來子全書觀此人志  
趣殊不易得但全書浩汗非一二羊所能究業  
恐力未包羅而心先倦怠告令先看節要而後  
量力而及其餘則可無向者之弊柳云先全而  
後節乃錦溪之命也混亦姑賞其志而聽其為

耳如何且此事後生中向意者其初頗多而來  
幾觀之不為世習所奪必為父兄禁斷滔滔皆  
然未知此人竟如何也近考節要誤處別紙寫  
去命改為佳如此當改處必多金生士純讀此  
書課程甚遲混亦常在病叢日間若得稍惺即  
料理所纂書未暇專事校勘恨恨願雖已粧績  
勿遽分布則續續可校較改正也所纂理學錄  
今幾斷手但鄉間善書諸友各以事故星散不  
似往年寫節要之時紙地亦僅有數三冊餘未  
有所措向者似有相許之意但慮才經印書後



力或難及則不可強耳文繁比節要書三分起  
加一二分矣近尚收寄到風詠樓上梁文詞采  
燁然雖似有文勝之疑然在上梁之體不以為  
疵文之欲令僕題跋既詳而鄭重未敢下筆行  
且謀之餘所珍勉

答黃仲舉

壬戌

忽承人日所寄書遙知故人思故鄉兼思病舊  
珍重之意獨恨其欠卻題詩寄草堂耳滉艱保  
折膠之寒得春半月尚未解寒園重以歲時入  
事頗冗本縣及鄰邑送舊迎新過訪亦頗有妨

調攝今則幾若了得而家間復有不腆禮幹度  
至仲春初方可放間山中耳釋負歸田之喻  
向亦有此意思必非謾說不情之語不知何故  
起此念耶近因筠翁聞仁政之下不無小民暑  
寒之咨多由於親舊應酬之擾所致此事滉當  
初已憂之已規之乃不留意今何如矣且新寧  
丹陽之政無此而今乃有之無他自以為此處  
可以潤九里故人之于索浩不可禦以至此耳  
今若可改則速改不可收殺不如飄飄然歸臥  
錦溪往來吟弄竹溪風月為上策耳文之風無



樓事不結未又遭變故狼狽去任云殊駭聞聽  
此雖出於惡風君子不可不自反而痛創不知  
文之又何以為心也又聞李剛而創祠之謗甚  
騰今雖稍息亦殊未安大抵吾黨多上人口舌  
令人悒悒不樂更望吾友十分猛省毋令坐受  
人指點以慰吾徒之屬嚮也幸甚幸甚兩生之  
志果甚可愛只緣未敢違父兄之意皆作西行  
其得未深而其汨已及何能保其終有望也節  
要書誤處歲前續致者已達否今又一紙送上  
此其終考者但近來門臨散忽忽似未子細只  
得依此改正而已其他難保無誤也

答黃仲舉

文鄉齋傳辱報書謹悉荏撫多暇欣慰無比混  
於冰溪雪壑之中艱保病軀得見和煦之候今  
已數日第緣孫兒新婦來見未克隨俗行禮舉  
家騷騷過了一箇月昨今少定緣此神思亦覺  
未甚寧靜俟得出山居當有好意思與春物俱  
欣欣然乃知常人之情不能不與所遇之境而  
有遷改可為警懼耳知與吳教講究朱子書在  
大府倥惚中尚能如此尤不易得深為歎贊羨



理無窮光陰易逝此切至之言唯用力於此者  
知之耳徐密陽緣何病長逝其人深有所取亦  
聞有意為學尤以向意今聞其終有大失措因  
用心而成疾云不知然否若果爾則豈不為賢  
者之累耶大抵懲忿大是難事如文之之事亦  
失於此一著也然則與不學而任喜怒生事者  
相去何遠哉亦可懼也無忘賓旅固為善政但  
凡事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前所奉告恐或過厚  
而成弊云耳剛而所處損縮此亦聞之且太宗  
祀典不可創建之意曾已甚之已罷去矣只祀

金角干而加以李益齋李石灘云云混意此三  
人若各為鄉賢而令鄉人主祀事則無所不可  
若以屬之精舍而令諸生祀之則角干武德之  
人不合於祀學必起爭論又甚於星山書院事  
也未知剛而終如何處置也此事混初不知而  
物議以為與混通議為之可笑李斯文洪範內  
篇解混聞而欲見久矣不得一寓目今若刊行  
則當得一見何幸何幸內篇義理本所未曉假  
使早見何能有所容喙於其間耶朱書誤字一  
紙前日入于書辭而未及封納今方呈似但張



未及畢改而稍已分之今送無及於事耳又日  
詩圭復爽然人遽未及續貂容俟後日

答黃仲舉

辱書具悉近况清裕不任欣浣滉憤憤依然又  
因僧病舍山入溪今已半月殊覺寥落曾聞吳  
教官有意相顧企渴深矣但若待江舍安復則  
已迫例避之辰其前則溪間無可與周旋處悵  
悵悵恨其人能自振拔如此誠願一見以發蒙  
吝不知何日可遂此願耶剛而好處甚好竊恐  
見識有未透處不無晚節之可憂已屢苦口未  
知他以為如何耳蒲節會面久於凝望今示如  
此信多不如意事奈何

答黃仲舉

筠老還後緣違未見今日方會於山舍相與談  
彼中事疊疊懷想忽見來使投以珍翰何異親  
接幽款也老拙幸此無他近喜筠老來歸適會  
成七既望方約為赤壁之遊不意造物戲劇大  
水懷衰遂敗勝事悵悵至今然而因此水卷去  
魚梁得乘其隙來寓陶庵已數日此則似欲以  
之相續而相慰也中秋佳節若得來貴最深矣



幸而會 葬之差無乃竟作睽違耶是又可虞  
者耳伽御酬唱竟斬辱示可憾柳景文志趣見  
識深可嘉尚今在門館又與吳子強相講磨必  
大進益甚幸甚幸大抵呈府人士能風動鼓作  
如此不易今日見此事也無任聳歎之至理學  
錄以其亂草多改易未可借手皆自寫已難趁  
速又近方再檢語類則遺漏頗多未免作為新  
功追收竄錄緣此攪動前後互易勢未卒然了  
斷見寫之件只當為中草耳以此屢蒙印出之  
喻未得如戒殊有不敏之愧續近思何敢僭率  
承教惠寄新粳感佩餘惟履度萬重不宣

答黃仲舉

見天心日欣逢手翰千里共此來復之慶幸甚  
幸甚澆且此無它只覺今年畏寒倍昔不敢頭  
出出便不平又有一事非當愧懼素有沉酒之  
失近年稍稍醫治自謂已免此過前月方伯見  
訪偶發情興不覺昏醉多至失常醒而思之正  
如韓子所謂濟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強一椽舍之間而善惡之分如此其於來喻過  
當之言益無以為答柰何柰何鄒御史事不謂



千載之下復見呂祖泰之出而呂不免杖配鄒  
乃見聽又更有辭賞職一段奇節尤可向也華  
使之出丁寧擾及疲抵將有羣盜之慮此非小  
事而他不能計也子強深所願見今年已乖可  
恨士敬如今始得義理踐徑真箇難得但不免  
時有大執不通處待其用功深而此病漸瘳則  
尤好耳前聞有所分以救倒懸之急深謝深謝  
然而叫突之境終歲不免之勢可悶可悶二冊  
荷意垂副即付士敬可了此事庶有日矣前來  
詢堯已有妄對柳景文已攜去汾上想今可上  
星矣景文淳靜儘可喜來留半月歸僅數日耳  
分印事非不美意但事恐有礙故云云今悉示  
意長徃省家廟觸寒臥呻草草不具

答黃仲舉問目心經○癸亥

一卷詩曰視爾友君子 附註畢竟周之卿  
士去聖人近周之卿士去聖人不遠故氣象  
與後世之人不同  
此說是

一說周之卿士去聖人近如芮伯之徒可作  
抑戒之辭而戒王之辭與自警之語氣象自



是不同

此說非是抑詩武公所作也所以舉周之卿士者大小雅諸詩多是周卿士所作故因論抑詩兼指詩作者而稱美之云云耳

顏淵問仁 附註伊川先生曰云云其本也真而靜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恐不可作兩截看看作真而靜故五性具否又曰真是無極之真靜言其初未感物時則此指受命降生之初而言也所謂未發者指寂然不動未與物接之前則非所謂未發之中也乃本

然之性也下文形生情動是性動而為情否此段者得有病蓋其本也真而靜與其未發也五性具焉者固非兩截事但其為說則實作兩重說了第一番只指本然之性不雜人偽湛然淵妙處說故曰其本也真而靜第二番再就前所謂靜處說破所謂真者之名目故曰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云云非因此而有披也故朱子與蔡元思論此云伊川文學知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又謂之疊說是也來論欲看冲真而靜故五性具則是真靜與五性為兩物相待而有其可



乎來詢真義無極之真靜言其初未感物時則  
此指受命降生之初而言也所謂未發者指寂  
然不動未與物接之前則非所謂未發之中也  
乃本然之性也竊詳來意以真而靜為人之始  
生未感物之時而以所謂未發之中者當之以  
未發也五性具為後來省事之人未與物接寂  
然不動之時而以所謂不然之性者當之此意  
甚差蓋人始生未感物時同真而靜其省事之  
人當其未感物也亦真而靜矣故未與物接之  
前未發之中即降生之初本然之性也此事無  
前無後無小無大貫通只一理只是然感物後  
喪之者人耳

天命之謂性 附註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  
也我知子知猶有人我之別天地不可分而  
為二字抑天人一理不可分而為二字又曰  
本傳云天知神知亦可謂一箇乎

人與我固可分天與地不可分伊川說如此若  
朱子意則以為已與人天與地只此一理皆不  
可做二箇知看故既說已知人知又引伊川語  
以明之易傳天地之妙用謂之神則天知神知



亦豈非一箇知字

二卷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附註

聞自欺曰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云云到知  
至十分盡處然後可言誠意知有一分之未  
至則不知不覺卒陷於自欺之域所以工夫  
極細在下文間居之小人是無狀小人而誤  
者為自欺否又曰上文云自欺是箇半知半  
不知底人知道惡不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  
舍他不得則是不誠於為善有心於為惡而  
與不知不覺者相反此非一日之言而各有

所主乎抑自欺有淺深精粗之不同乎

所云非一日之言而各有所至者得之而自欺  
有淺深之不同此說亦是但於中間不可著一  
抑字以反其語勢耳蓋由其自欺有淺深之不  
同故異日之言可各有所至也又恐於不知不  
覺地陷於為不善此處不當言知有至不至也  
如何如何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附註朱子曰云云  
出入時無數文字此言居常出入時有無數  
文字事事有兩冊子乎謂出入於雜學時無



數而文字事事各有兩冊子乎  
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慢猶欲也從前雜學  
不著耳已只自慢也或云以且慢為句且可  
慢此事也

頃與漢中韓永叔備申啓叔沃輩講此段澆意  
正與來喻第一說意同而二友先入之說用第  
二說及聞澆說雖云似當而未免陰主前見趙  
士敬亦欲主第二說也且慢當句絕我字讀屬  
下句為是看作欺慢非是

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附註自

暴自棄小註做許多模樣是笑他為依倣效  
樣之意否

嘗見一人嘲梅已卯時一士人云觀其行止言  
貌頭容直手容恭之容重等箇箇做模樣云云  
此正如此所云云也

葉賀孫請問云云公仙鄉人仙鄉人語聲高  
乎低乎

按葉處州人與溫州接境近天台山水奇麗  
似仙境故謂之仙鄉想彼中人語聲例多低微  
不響者厲而葉亦然故因而問之曰公之鄉人語



聲何故多如此耶非謂公是仙鄉人不當語低而反低也

三卷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矣矣 附註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 小註魯齋許氏曰云云便索要敬索字作極字看否若作求字看意不足

恐當只作求字看若作極意看雖似意緊著然反於間處費力

附註又曰人心作主不定云云張天祺自上著冰便不得思量惡思慮感動才不思量則須強把這心而制縛之亦或寄寓在一箇形象如司馬公揀得中字為念二者皆非自然字

不獨惡思慮雖好思慮若有心驅遣或制縛令不動則皆能為病

四卷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 附註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云云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崖作挨字推向上去看否如作道岸看者如何

崖與挨恐是音同而互用作道岸看非是



范氏心箴 附註問所載范箴云云呂伯恭  
甚忽之呂伯恭甚忽之為句絕看否又曰或  
云伯恭甚忽之而問云云人多說得到必取  
范說何也此說似意長何如

恐當如前說者若如復說則此正是先生自說  
已與伯恭相問答之辭則於伯恭問已處不應  
著一問字似當只著云字或語某云云可也於  
已答伯恭處不應只著曰字似當云某答他云  
云可也今只下問字曰字故愚意此非伯恭之  
問乃上問者之再問而曰為答其問辭耳其末

云此意蓋有在者亦是記者之言也說欲作如  
此看向來韓申趙三君皆不甚信終未知如何  
看方恰好也

朱子敬齋箴 附註問敬齋箴後面云云如  
何解迫切云云如何解迫切解或作知也此  
作語助看否松臺以除非作只是看然則恐  
與除是一般有人做工夫令大緊迫切然後  
勸他勿迫猶之可也今未做工夫要鬧後門  
然使之寬緩此亦非為迫切也只是人不曾  
做工夫故以為迫切耳此意然否



解字固有訓知處但此處訓知似未穩只作為  
字意看如何除非初不是只是之意惟其語勢  
再倒終歸於只是之意松望看作只是可謂得  
意於文字蹊逕之外矣韓申二友所說亦頗近  
此然公文求義皆未免鶻突其意蓋謂那人做  
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則可非如此之  
人則除之可也除謂除勸他勿迫也來論謂與  
除是一般恐未然也又今來做工夫以下語意  
亦未曉得

心經一書西山先生裒集聖賢格言首引危

微終以德性而中間所記漫然統紀與庸學  
等書不同篁墩程氏摭摭先賢切身之奧旨  
因類附見粲然明備誠治心之藥石也然見  
處不明擇焉不精如真西山華而不實范蘭  
溪蔓而不切至於黃慈溪則所見比二子尤  
下恣詆伊川傲然自聖於聖賢傳心之要談  
不可與聞而三子之說皆列之大註程朱格  
言反寘之註釋其他取舍未免失當而其所  
竊附之言亦無所發明豈非是書之一欠耶  
今欲使可改者改入可刪者刪去粹然一出



於正無少差訛伏想先生沈潛之久洞照表裏而每為退託無意下手於此等事後學茫然何所適從徒抱遺經臨風慨息而已

來喻以心經所引諸書漫無統紀為病竊恐其未然也彼大學中庸等書固有綱條脉絡之齊整分明此自作一書其體當然也若論語雖間有類記處而率多雜採孟子則尤多散漫隨手拈掇何嘗必以庸學為法耶况所引諸書略有時世之先後而聖賢之言亦自有淺深闡明以至於大備而後已又何須類分然後為得耶夫

學平天下章程子嘗以類分而朱子以為類分則意味反淺不若從舊錯出者之為得丁寧反覆之意也混於此經亦謂如此來喻又謂薑墩見之不明擇焉不精尤未敢聞命夫真西山議論雖時有文章氣習然其人品甚高見理明而造詣深朱門以後一人而已范蘭溪有行於此學朱門所許蓋非獨一心箴也今乃以華而不實蔓而不切誦二子愚所未安慈溪黃氏詆伊川之言未知見於何書若心經二條則非詆伊川實所以發明程朱遺意其言意藹然忠厚懇



測揀世之藥石也。篁墩以三子之言，真之大註。程朱之言，或在小註，非擇之不精，只以言有實主意，有淺深而然耳。至於竊附之說，篁墩非欲於此自為論道，但略見其所以去取，諸說以為此註之意，故輕輕地說過，此正得其附說之體。盛論乃以為此書之一欠，愚不知如何而作，乃得此書之無欠耶。大抵高明平日議論，見識未免有務高喜事之弊，故致此失當。而又欲使混有所刪改於其間，此何異大匠造建章千門萬戶，各已天成，而一朝遽使血指汗顏者，拆壞棟，棟胡亂改作，血指安作者在，所不言其使之為是者，人以為何如人也耶。

答黃仲舉問目近思錄

一卷八張，剝之為卦云云。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註積三十分而為一爻，自十月中至十一月中，積成復之一爻，則以三十日當三十分否。

此來說得之

十三張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云云。此言性與氣本不相離，而別出一邊書。



氣質之性然指生為性恐非定論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指局於氣而言又曰善惡皆天理此指過與不及言天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而天命之性純粹無雜則此二段若甚可疑又曰性即理也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此與性善之說同竊意此一段真為定見

明道此段性字或兼理氣渾淪說或以本然之性說或以氣稟處說一段中自有數三樣所以難看朱門論此段非一而其見於語類第四卷者尤詳幸試考之本不暇致詳於此

二卷二十八張謝顯道見伊川云云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以說了為句絕否以得人為句絕否發得太早左是恰好著工夫處否

得人人字下向絕然得字粘著鍛煉說人字單舉說為是發得太早處非是著工夫處因是回頭卻步記平實由他上做活計是恰好著工夫處耳

三卷八張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云云心中有所聞即便割記云云割記是入心記著否



錄之於書否若是真知則便即融釋脫落不  
記還塞如山這然則恐非真知也

剗是錄之於簡耳若是真知以下是

十張問瑩中嘗愛文中子云云據此一句只  
做得九三使云云使字如用字看讀屬上句  
或屬下文讀之者誤

讀屬上句是

二十張今時人者易云云不識兀子云云莊  
子云兀者無趾此言無一隻脚也或云如今  
之杌子如何

後說今之杌子是

四卷六張伯淳昔在長安窟中云云越著心  
把捉越不定越字作助語看恐亦有微旨否  
越猶愈也言愈著心把捉愈不定耳

十九張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  
自家云云久有四百四病皆外感所致皆不  
由自家唯心則操存在我須教由自家一說  
人有四百四病皆由於心不由於身放心須  
教由自家以統御之

前說得之



五卷九張問不遷怒不貳過云云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怒在彼我又與焉是著一分陪奉怒心陪奉猶陪隨奉持之意否

此說亦得但奉持之持當改作事蓋奉事於止所謂役於物之意為切

十五張世學不諶云云人須一事事稍了病則義理常勝一事事作逐事看否

一事事之語差異未甚曉得恐只如來說

五張買乳婢多不得已云云但有所費云云但有所費屬上句看否買乳婢而不能兩全

五張上當有  
二卷二字

則徒有所費而無買之之實耶

但有不可作徒有看蓋此句不屬上句亦不屬下句上文既言用二子乳食三子之為善遂言但如此買二乳則實有所費然若只買一乳不幸而致誤彼子豈不為大害云耳若如來說則奈上文所言非不能兩全如何

七卷十一張先生在講延云云動不動又是乞也士大夫慣卻乞字以陳乞為義之當然動與不動皆是乞也動是陳乞之舉乎動心之義乎



語錄凡言動不動只是動軌之義身動心之義  
非是又不動二字不須實看

八卷十三張橫渠先生答范巽之云云大都  
君相大都作大槩看否

是

九卷五張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云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云云三學三舍其名何也  
如今四學之類否升補者自三舍而升用於  
朝否

三學謂國子監太學四門學三舍謂外舍內舍

上舍升補謂初入外舍自外舍升補內舍自內  
舍升補上舍

九張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收譜系立宗子  
當行之以濟否恐是錯簡

此非獨謂收譜系立宗子一事謂凡為天下國  
家之道當如此如云期月三年三年七年之類  
十二張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也見得八分  
變篆而古法猶存律書在後而古意猶近故  
許之曰是他見得否

八分非謂八分言法也蓋謂政設有十分道理



而刑律所書占其八分耳

十卷十六張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  
云云猶言第一件有不得供職之事不曾簽  
簽猶署押之意否

皆是

十二卷六張人於此物奉身云云卻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以小學口訣  
看不知自家身必則已先不好一云雖使得  
外物好為外物圖好看時卻不知自家身心  
已先不好了二說如何

小學口訣失之後說甚善

十四卷四張林希謂楊雄為祿隱云云便須  
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後人見字雲著書謂  
做得是處雄失身事莽著書不是豈可謂做  
得是處乎是指聖賢事業否一云是指做祿  
隱之志二說如何

是卽是非之是謂後人見雄著書便須要以雄  
為是如何得為是耶做非謂雄做是也謂後人  
以雄為是耳

十張明道先生曰茂叔窓前草不除云 註



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亦為生意充滿聲  
大且遠有會於心否與庭草一般有何意思  
非謂與庭草一般亦只謂與自家意思一般彼  
物自然函生自然能鳴以通意便是與自家一  
般處

